



锦溪，千年姻缘的绝世回响

◆撰稿/林佳音

推开桂雨别院的后门，长弄里青石板路带着晨露的湿润，将脚步引向不远处的水光。天水桥的拱影卧在碧波上，像谁遗落的半枚玉环。这座被江南水网温柔环抱的古镇，最动人的不是小桥流水的寻常景致，而是南宋那桩未了的姻缘，在八百年光阴里漾开的层层涟漪——陈妃的香魂与孝宗的思念，早已化作古镇的血脉，流淌在每道河湾、每座石桥、每片瓦当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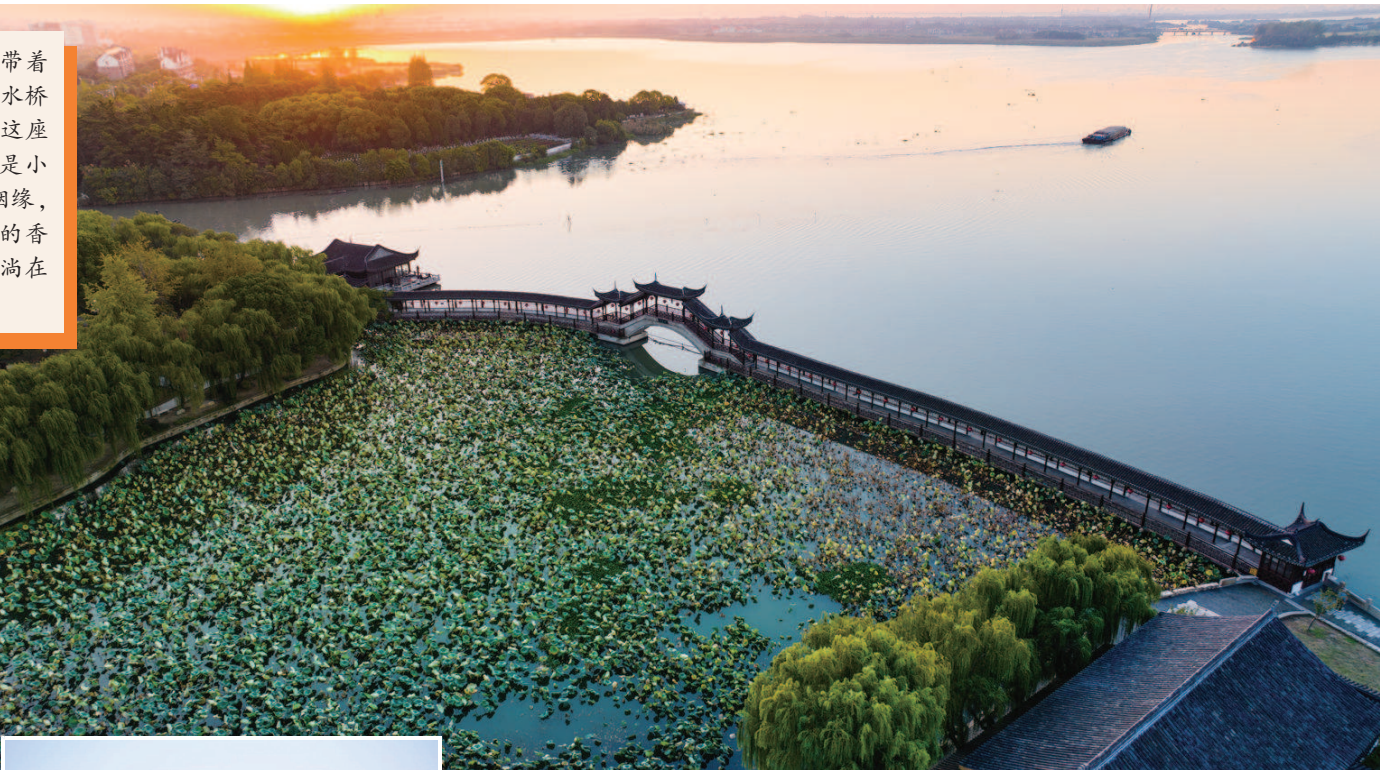
天水桥：石拱托起的时光

天水桥像一道凝固的弧线，把明代的月光与今日的朝阳串在一起。清顺治九年（1652年）重建时更换的青石拱圈，被往来足迹磨出温润的包浆，6米跨度的拱心恰好框住五保湖的一角，站在桥心望去，湖面的剪影便成了这幅活画的留白。

桥身两侧的楹联藏着古镇的心事。“愿天常生好人，愿人常做好事”的石刻，字里行间都是朴素的祈愿。或许当年筑桥的石匠，也听过陈妃病逝的故事，才把这份对美好的期盼刻进石头。暮春时节，桥畔的蔷薇爬上斑驳的桥身，落英随流水漂向五保湖，像无数细碎的思念，正赶赴一场跨越千年的约会。

陈妃水冢：五保湖的永恒凝望

穿过几条枕水小巷，五保湖的烟波漫过视线时，那座“独圩墩”状的水冢便在湖心浮现。南宋隆兴二年（1163年），宋孝宗携陈妃南巡至此，锦溪的小桥流水缠住了帝王脚步，却没能留住妃子的生命。为了让心爱的人永远枕着这片她眷恋



的水域，孝宗下令在湖心筑冢，成就了这方“水下坟”的奇观——无论汛期如何涨落，水冢始终倔强地露出水面，民间说那是神龟在水底托举，其实是先民打下的柏木桩历经八百年不腐，成了爱情最坚韧的基座。

站在莲池禅院的飞檐下远眺，水冢四周的芦苇在风里摇曳，像无数双守望的眼睛。明代文徵明来此凭吊，写下“谁见金凫水底坟，空怀香玉闭佳人”的怅惘，如今这诗句被刻在湖边的石碑上，与水冢的倒影组成对仗。

锦溪宣卷：丝弦上的前朝旧事

茶馆里飘出的婉转曲调，是锦溪人对往事最

温柔的念叨。锦溪宣卷这门千年技艺，把陈妃的故事唱成了活态的史诗。传承人王丽娟的“一波三折”拖腔最是动人，唱到“孝宗挥泪别锦溪”时，二胡的弦音会突然低下去，像湖水漫过石阶的轻响。她收集的50多册老宝卷里，《陈妃宝卷》的泛黄纸页上，还留着民国听客圈点的痕迹。

明镜荡与顾家浜：姻缘的当代续章

出古镇往东南三里，明镜荡的水光铺到天边，这片与五保湖一脉相连的湖泊，像面被苍穹擦亮的镜子。

明镜荡西侧的顾家浜，正把这份浪漫种进现实。白墙黛瓦的房屋沿水而建，村口的稻田种着“锦溪香米”，一幅乡村振兴的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。

暮色中的锦溪，天水桥的灯影与水冢的轮廓在湖与河的波心间相拥。这里的每道水纹都是时光的褶皱，藏着南宋的泪痕、明清的墨香、今日的笑语。此刻，晚风正把宣卷的余韵送向明镜荡——那是八百年前的誓言，在新时代的土地上，轻轻落了地。



南平市延平区的老巷深处，面塑艺人叶良美的工作室飘着淡淡的面粉、糯米香。案台上，各色面团被揉成圆润的剂子，在她指间翻卷、捏压、点染，转瞬就化作跃然欲动的生灵——这是“一叶面塑”的世界，也是叶良美用十几载光阴雕琢的非遗天地。作为叶氏面塑第四代传承人，她的指尖不仅流淌着技艺的温度，更跳动着传统与现代碰撞的火花。

巧手 面团里的千般姿态

初见叶良美的手，指腹泛着常年揉面留下的薄茧，指节却灵活得惊人。捏塑时，她的手腕轻转如行云，拇指与食指的掐捏精准如刻刀，哪怕是毫米级的花瓣纹路，也能在指腹间渐次成形。“面塑的手，得有两副性子。”

这种张弛有度的手感，来自她少年时的磨砺。七岁跟着父亲学艺，第一堂课便是揉面——一斤面粉加多



少糯米粉掺多少水、醒面时要揉多少圈，都有严苛规矩。

她的作品里，“活”是最鲜明的特质。一只振翅的翠鸟，翅尖的羽毛用

细竹篾支撑，薄如蝉翼的面塑片层层叠叠，竟能随着气流轻颤；一尊弥勒佛，肚皮的褶皱用“滚捏法”处理，看似随意的弧度里藏着七八道暗劲，既

蓬松如棉，又不失立体感。

巧思 传统根脉上的新芽

在叶良美的案头，总摆着两样东西：一本泛黄的《考工记》，和一部存满生活快照的手机。她说，面塑的巧思，一半在古籍的字缝里，一半在市井的烟火中。

《三国醒狮》是她巧思的集大成者。这件斩获福建省工艺美术创意大赛金奖的作品，打破了传统醒狮的对称造型：左侧关羽面如重枣，青龙偃月刀的刀刃用极薄的面塑片叠成，透着寒光；右侧张飞豹头环眼，胡须用细如发丝的面线盘结，根根分明。最妙的是狮身，融入了藤编的肌理感，仿佛披着陈年的狮被，既见三国的豪迈，又显民间艺术的质朴。

巧作 让面塑走进生活褶皱

叶良美常说：“手艺活不能只摆

在玻璃柜里，得能攥在手里，融进日子。”这份对“巧作”的理解，让她的面塑从观赏摆件延伸到生活场景的各个角落。

她在工作室旁创办“一叶面塑”非遗体验中心，墙面挂满学员的作品：孩童捏的卡通动物憨态可掬，老人塑的福禄寿三星透着沧桑。八年间，她带着面团走进三十多所学校。

为了让面塑更贴近现代审美，她尝试将作品小型化、实用化：难辨真假的多肉摆件，即可以摆在办公桌上，又可以放在入门玄关处。这些巧作让面塑从案头走向衣襟、书桌，成为可触摸的生活美学。

巧思在手指间流转，传统在创新中生长。叶良美的面塑世界里，没有固守的疆界，只有不断延伸的触角——向着历史的深处扎根，向着生活的肌理蔓延，让这门古老技艺永远保持着初生时的鲜活与温度。